

1992年，休士頓的台美人，歡天喜地的搬入屬於自己的活動中心。莊伯祥夫婦，慷慨的捐贈了一架價值萬元豪華鋼琴，加添了台美人的大厝無窮品味。在彼時活動中心經理黃燦琴的召集令下，近十隻「不怕瓦落地」的音樂嗜好者，一星期一次聚在大鋼琴旁，叮叮噹噹，由「一部合音」開始，自彈自唱起來，以不愧莊博士夫婦贈琴的美意。沒有指揮，沒有伴奏，以琴起音，輪流帶隊，Do-Re-Mi, Mi-Re-Do, So-Mi-Do，唱得有板有眼，自娛得嘻嘻哈哈。當時的「虹聲合唱團」老前輩，黃智舜，有感於這些「不怕瓦落地」的真誠，拖著病弱身軀，帶著大家唱「丟丟銅」，「火車過碰崁，砰咻！碰咻！咻咻叫！」與火車吵雜聲有拚。黃指揮一面喝隨身壺水，一面辛苦的指東指西，竟也由「一部合音」進到「二部合音」。可憐黃指揮因病而沙啞的聲音，被折磨得慘兮兮；團員們不忍，於是再回到自彈自唱，乒乒砰砰，管它幾部合音，唱得盡興，喊得嘶啞，少年時代在學校學習的樂理，豆芽符號也漸漸回到腦海中。

1993年初，我因故停唱數個月後，再踏入活動中心合唱練習室時，竟然有了一位「長腳長手兮青仔叢」站在講台比手畫腳，近二十個團員也都乖乖的坐在教室，瞪著樂譜，埋頭苦幹。心想，這不知何處冒出的指揮先生，願意出來帶頭唱"Do-Re-Mi"，那麼合唱團真是有救了。每星期一次的練習，這不知名的指揮大人，從未遲到早退，練習時只聽到他不時喊著「大家看我兮手」「唉呀！嚙通注 1, 2, 3 啦！」「我手拍啊痛死，也無人看我，賽唱慢落去！」「呀啊！殘殘連注音到 8 攏印互恁哪！」恰恰跳，笑哈哈；大家還是埋頭苦讀音譜，否則應付不了一次就唱五、六條歌曲。在有一次沒一次伴奏的情況下，也由「二部合音」進入「四部合音」，團員人數也增至 30 人左右。如此一來有模有樣的，唱得大家興沖沖，決定組成一隊正式的合唱團，一致表決贊成命名為「台聲合唱團」。1994年2月同鄉會年會時，由莊峻華介紹，此「青仔叢」竟然是「轟動武林，驚動萬教」的休士頓「江湖才子」謝慶輝老前輩，已在台灣人社團闖蕩二十餘年，也是「虹聲合唱團」大柱子，最有名的是他的「打拳賣膏藥」，賣黑糖炒米糠的萬靈仙丹。真正是「有眼不識阿里山」，原來是自己「風聲無透」，只當作伊是另一個對音樂癡迷的「憨大呆」，在活動中心「祕猴弄」。沒多久，謝指揮又拖進一才女，郭素珍，替大家彈琴，兩人配合天衣無縫，加上寫譜、印譜由指揮大人全權負責，幾乎可辭掉公司的工作，而轉行做「無錢頭路——寫譜兼指揮」。漸漸的台語歌曲也唱過數十支，本來不會以台語發音的字也由台語學校王牌老師，呂俊雄先生教導得台語「嘎嘎叫」，全體團員唱學俱佳，極感性的唱出鄉音，唱出「流浪海外台灣人兮心聲」。1995年2月同鄉會年會中，台聲合唱團正式登上休士頓大學學生活動中心舞台初試啼聲，另人刮目相看，原來台灣歌曲、民謠也可以合唱來表達，唱出來有說不出的韻味和共鳴，旋律及歌詞的親切，心靈上的溝通，幾許鄉愁，愁更愁，於是乎連「怕瓦落地」等世界級大師所組成的合唱團也無法取代。之後，所有同鄉會、基金會的大小活動，皆少不了台聲合唱團的歌聲。團員們，越唱越有勁，越唱越年輕，唱到「紅龜粿」時，詞說「隔壁老人做五十一歲生日……」全體不服，事實團員平均年齡五十歲，並不老，故一致贊成違反原作者之意，改成「隔壁老人做九十一歲生日……。」更變本加厲的加上舞蹈的配合，儼然成為「台聲歌舞團」，亦歌亦舞，使出渾身解數，除了脫

衣舞不上場外，其他任何角色，只要郭素珍指揮兼伴奏及舞蹈老師命令之下，皆全力以赴，娛樂自己也娛樂鄉親，場場歡欣，使大家帶著填得滿滿的心，揮不去滿臉的微笑回家進入夢鄉。有時在想，經過如此厚臉皮的訓練，若有一天「沒頭路」，流落街頭，還可江湖賣藝賺些零錢渡過晚年，真是一大幸也。

1997年夏天，又在不知不覺中，指揮、伴奏皆走馬換將，來了一位具有職業水準，風姿翩翩卓美佐女士擔任總指揮，謝慶輝退居副指揮，他也同時負責以電腦程式寫譜，配上在休士頓大學就學的音樂青年才俊伴奏。哇！一下子，台聲如虎添翼，練得認真，唱得過癮，曲子越唱越大條，往往印出的譜達 17 頁之多，由第一頁翻至最後一頁手都累了，那有餘力再一個個音符注上 1, 2, 3。認真的唱，學習的快，由「四部合音」堂堂唱入「五部合音」，包括女高音(Soprano)、女中音(Mezzo Soprano)、女低音(Alto)、男高音(Tenor)、男低音(Bass)。卓指揮要求聲音要圓滑，五部皆須整齊，需將感情融入歌聲。因自己生性非常「仙替饅頭」(Sentimental)，每唱到情深處，恨多時，「日屎就流落來」，硬得兩片聲帶肌肉奄奄一息，五音不全；然而總是，訓練再訓練，要唱到如指揮大人所教導的「真正唱功讚的人，須唱得四平八穩，聽的人會目屎直直流；又要如鴨子游水，水面上悠閒自在，水面下鴨腳划得強強滾。」若能達此境界那就可「出師」了。唉！要「出師」真是遙遙無盡期，也就將就將就，本著大無畏的厚臉皮精神於 1999 年 6 月 5 日，殘殘開了第一次正式音樂會。

台聲合唱團由無到有，由不可能變可能，一路走來，其間過程包含著許多人無數的精神、時間、努力及對音樂執著的「憨人心」、點點滴滴砌成。塵世滾滾路途、若本著鴨子游水精神、鎖定目標、似乎沒有走不通的路。在此謹以「夢幻騎士」(Man of La Mancha)主題曲「無法實現的夢」(The Impossible Dream)歌詞與每一鄉親共勉、繼續快樂的走過每人應走的路。

『思考不可能實現的理想；奮戰不可能擊敗的敵人。忍受無法負荷的悲痛；奔向勇士們懼怕的路途。糾正無法糾正的錯誤；痛惜清純聖潔的情意。搏鬥至雙臂疲憊不堪，以達到那無法到達的星星。

這是我的艱鉅使命，追尋那遙遠的星星；無論是如何的絕望，無論是如何的渺茫，為著正義而戰，沒有一絲懷疑也沒有一點遲疑。

為著神聖使命赴湯蹈火在所不惜。我明白，只要我忠於此榮耀神聖使命，當我安息時，我的心將沈著安然平靜；這個世界將變得更加美好，一個受藐視，滿身傷痕的癡人；仍然奮戰至最後一絲勇氣，堅持觸及那無法到達的星星。』



休士頓台聲合唱團陣容

前排蹲著——左四：鄭金蘭；左五：卓美佐指揮；唯一男生：許利民伴奏